

邢澍

诗文笺疏及研究

XINGSHU SHIWEN

JIANSHU JI YANJIU

漆子扬 著

邢澍（1750—1823年），

字雨民，号佺山，阶州（今甘肃武都）人。

清代陇右学术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著名的朴学大师。

精于考据辑佚之学，

著述多达十余种，

涉及金石、方志、天文、舆地、诗话等。

甘肃人民出版社

邢澍

诗文笺疏及研究

XINGSHU SHIWEN
JIANSHU JI YANJIU

漆子扬 著

甘肃省社科规划资助项目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邢澍诗文笺疏及研究/漆子扬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226-03139-1

I. 邢… II. 漆… III. ①邢澍(1759~1823)—文集
②邢澍(1759~1823)—人物研究 IV. Z429.49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4066 号

责任编辑:马海亮

封面设计:南楠

邢澍诗文笺疏及研究

漆子扬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5 字数 353 千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ISBN 978-7-226-03139-1 定价:28.00 元

序

赵逵夫

邢澍、张澍是清代甘肃最著名的两位学者。邢澍生于乾隆二十四年农历六月二十八(1759年7月22日),张澍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农历十月初一日(1776年11月11日),邢澍长张澍十七岁。张澍在嘉庆十年(1805年)南游,曾在长兴拜访了邢澍,作《留长兴官署三日,将返吴门,录别邢佺山(澍)明府》五律二首。其第一首当中两联云:“逢君天下士,数我眼中人。观象追甘德(佺山著有《十三经释天》),寻源说库钧(又著有《两汉希姓录》)。”可见对邢澍学术成就评价之高。张又有《题邢佺山(澍)明府桓上草堂图》五古一首,大约也是此次相会所作。时张澍三十岁。其后张澍勤于著述,在文献辑佚和金石学、姓氏学方面有突出的建树,与邢澍的影响不无关系。邢澍、张澍重文献、重考订,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又重视金石等出土材料和正史之外原始文献的辑和运用,治学中讲究融会贯通,由微知著,可以说奠定了陇右近代的学术传统。

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佺山。阶州(今陇南市武都区)人,算是我们陇南的先贤。1952年,我姐姐由西和调武都后,我二哥去看望,在地区干校一个房顶上同姐夫、姐姐有一个合影(当时我姐夫在地区干校任副校长)。照片上有两棵树从屋顶穿出,其中一棵主干

斜出,我姐夫就坐在那个树干上。^① 1955 年我和父亲到武都去看我姐姐。我对那房顶上的树很感兴趣,和父亲一起到干校去看。武都城北面是山,干校在城外西北角大路边的山上,正当北山棱角处。由西向东沿台阶而上,高处有大门。干校里面有的房子飞檐如殿阁。我父亲说这里先前是龙山寺,也叫龙兴寺,清朝阶州一位很著名的大学者邢澍曾经在这里读过书,解放前武都中学就设在这里。还说到有关邢澍的学问著书之类,当时也不能理解。这算是我第一次听到武都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有的事确实是十分偶然。我于 1967 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武都一中工作。当时我姐夫作为食品公司的领导被“揪出”,搬到西城外的“家佛殿”,正当原地区干校(此时已改为“工路总段”)的斜对面。家佛殿的正殿坐北向南,地基较高,大殿的正中、两头和两侧的堂屋都住着食品厂的干部、工人。我姐家住的是南房。正殿的西侧有一个巷道,可以通到大殿背后的园子里。就在这巷道里,靠墙倒着一块碑,半截埋在土中,而上部文字可以辨认,正是邢澍所写《罗氏家佛殿记》。当时扫荡传统文化之风正劲,对文物古迹不声张,是最好的办法。我姐家住的屋里就有一尊佛像,她便用纸糊起来,人神共处。她倒不是希望得到神的保护,而是看到面临灭顶之灾的佛爷,觉得可怜,把它保护起来。

七十年代初的“评法批儒”中,我借机读了些诸子的书。读了唐晓文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书,很有些看法,想写文章驳一下,因为孔子与跖时代并不相及。要找一部《庄子集释》,但一中图书馆、县图书馆都没有,便拜访了郭巨廷先生等,希望在老读书人家中借一部,结果都没有。我也趁此了解有关邢澍的著作、遗迹等。有几个人

① 武都的很多屋顶是平的,用一种软土铺成;捶打结实,可以在屋顶晒粮食、柴草,也可以放上凳子、躺椅坐着晒太阳,夏天可以在屋顶睡觉。甚至可以从这个院的屋顶走到另一个院的屋顶。1955 年我同父亲到武都,住西关(西城外)苗家店,我常在房上看书。有一次走过好几家院落,看到一院庙一样的房子,十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家佛殿”,即邢澍写过碑文的“罗氏家佛殿”。

提到,邢澍从南方回乡时,有四十驮子书(有的说二十驮)。因路途困难,曾沿途赠人,到西安后,将不少书赠送朋友,其中给曾资助他参加乡试的一位商人赠了不少。在水天等地也赠出一些。到武都时有三十几驮(有的说十二驮)。驮回的东西也有他的书稿。武都地势低,比较潮湿,这些书籍文稿均藏于邢澍嫡母娘家蹇家的楼上。^①民国19(1930年)年,川军邓锡侯部与马廷贤部回军作战,马希贤于五月攻占武都,城里人都逃走,蹇家院里驻入军队。因院内潮湿,马军将楼上的书从窗中甩下来垫院卧马,书籍作马槽。等军队撤走,书籍纸张与马粪、马溺和成了泥浆。蹇家怕地方上人骂,便堆起来烧掉了。这样,不但邢澍所藏珍贵图书灰飞烟灭,他的未曾刻印的书稿、文稿,也一并化为乌有。一中的老教师陈友新说,他小时曾跟着贾师傅到五凤山等处拓过碑,同邢澍的著作有关。安化好象有邢澍写的匾额对联,但具体便说不上。1973年,父亲到武都来,闲谈中说到“家佛殿”的那块碑,说到了仝山先生,也感慨系之。

“文革”结束后我考为母校的研究生,又回到兰州。我大学时古代文学课的老师李鼎文先生向我询及有关仝山先生的资料,并委托我回家时对其卒年和遗著情况作一了解,因为仝山先生的著作多未刻印,返乡之后是否还有著述,也不了解。当时已雨过天晴,一片艳阳,同三年前人们在惊恐中生活,无暇顾及古人、古籍的情形已完全不同。1980年初,我寒假回家拜访了当地一些老先生,并多次拜访仝山先生七世孙邢子仪先生。当时了解到以下几件事:

一、邢子仪先生说,有一幅生前的画像,但是在安化同族人家里(仝山先生祖籍武都安化驼子湾,大约是从南方回乡之后,才搬至县城,居竹集巷,邢子仪所居即其故居)。

二、据邢子仪先生说,邢澍卒于道光三年八月八日。

三、樊执敬先生说,邢澍曾在安化驼子湾宗泽庙书匾额一幅,楷

^① 蹇家在明清时代为武都大族,蹇来亨为嘉靖甲子举人,先后在四川峨眉、绵竹、渠县有政声,蜀民为之立牌坊。蹇逢泰,善文辞,通天文、地理、医术,曾为汉南教授。

书“雨管长调”四字。对联书文天祥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安化的戏台也写有对联，具体内容记不清。

四、关振华先生说，邢澍赴西安参加乡试时，因家中穷困，没有路费，曾摆了一桌酒席，请了地方上一些有名望的绅士，希望资助，但结果吃完都嘴一抹走了。还是一位富商资助了他盘缠。

经我接洽，李鼎文先生同邢子仪先生也通过信。1985年，我的家属调到兰州以后，只到武都去过一次，有关仝山先生的文献，也再未能进行了解。

兰州大学的赵俪生教授1958年曾到西和县参加“大炼钢铁”。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全校到青羊峡页水河炼铁。常有人指着赵俪生先生说：“那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教授，自然从心底有一种崇敬之情（赵先生在青羊峡还写过一些诗，后来由我转到县上，在《仇池》杂志上刊出）。80年代初我拜访赵先生时，赵先生也曾询及邢澍的有关事情。我觉得仝山先生真是甘肃人的骄傲。

1980年李鼎文先生撰成《邢澍》一文，刊于《甘肃文艺》1980年第4期，后收入《甘肃古代作家》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赵俪生先生撰《邢澍的生平及其著述》（《甘肃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罗楚南先生撰《滚滚源流万斛才——简介乾嘉国学大师邢澍》（《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一时邢澍作为甘肃古代杰出的学者与作家，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因邢澍著作流传甚少，真正读其诗文者不多，所以对邢澍的关注热很快也就降下来了。

1990年前后，漆子扬、王锸二同志着手点校冯国瑞先生编的《守雅堂稿辑存》，将其卷二《文集》、卷三《诗集》列为卷一、卷二，于《文集》部分增辑了《金石文字辨异序》和由《长兴县志》辑出之《重建丰乐桥记》等8篇记，共增辑文9篇；将原卷一的《事迹考》、《著述考》和卷四《杂俎》作为附录之一；又从《清史稿·文苑传》等辑录7条有关资料，作为附录二，对书中征引文字，也据校好的版本加以核对，改正了明显的错字和俗字，异体字也改为正体，避讳之字也改回为正

字。该书经李鼎文先生审订后,列入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的“陇右文献丛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10月出版。这部书的出版,使更多的人读到佺山先生的诗文作品,接触到有关他生平与学术活动的原始资料,为人们阅读和研究邢澍的作品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文本,进一步扩大了邢澍的影响。

十多年来,漆子扬同志一直致力于邢澍有关资料的搜集工作。1994至1997年间,他攻读硕士学位,即以《邢澍研究》为学位论文。新世纪开始,他一面进行邢澍著作的笺疏工作,一面继续搜集有关资料,至武都寻访其故居遗迹,专程到浙江嘉兴,访问市县志办公室和博物馆、档案馆等方面人士,真可说是不遗余力。虽然收获甚微,但也还是有所收获,而且也引起有关方面对邢澍有关资料的重视。今完成《笺疏》,对其《邢澍研究》也作了一些修改增订,合为一书出版。

就佺山先生诗文集而言,本书较冯国瑞先生《守雅堂稿辑存》原书及漆子扬、王锴点校本均有所不同。

第一、将《南旋诗草》七十首并单独作一卷(卷一)。这更合作者原意。因为《南旋诗草》本为专集,不当与其他诗合为一卷。冯国瑞先生辑本于《南旋诗草》之后附“诗补”,录诗八首,而在其《杂俎》部分并他人的和诗一起,存佺山先生诗《谒谢文靖公墓》等三题八首。子扬同志将此八首从附录部分抽出,又从他处辑得二首,并“诗补”中八首,共十八首,合为一卷(卷二)。因佺山先生之诗除《南旋诗草》外均未刊印,应还有佚诗,设此一卷为将来增辑搭好框架。

第二,将文分为两卷:卷三为考订文字和序跋、书信,属论学术的文字。1992年印本所收之外,又从吴文英编《清代名人手札》甲集辑得《与同年好友书》一篇。卷四为记传之文,也增辑四篇前书未收的文字。

佺山先生在南方二十多年,不仅为官清正,获得很多赞誉,而且学术上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得到钱大昕、章学诚这些国学大师的高度评价和当时很多一流学者的倾慕,然而回阶州之后默默无闻,后代很多人竟不之知,以至于连其藏书、遗稿也弄得片纸无存。我想这主

要由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当时陇南文化相对落后，无人可与论学，“曲高和寡”，知之者少。佺山先生在《武阶备志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道，博与通相资，而固与陋相踵。吾乡人士患在沿习俗说而不遵信说论。州城外万寿山有南宋人所撰碑，读之可知宋时城郭界址，及河渠迁徙情形。与众人言之，多疑而不信，信者为一二人。”由此可知当时阶州的文化环境。不然，即使藏在蹇家的佺山先生的书稿、手稿烧完了，总还会有其遗著的抄本传世。

二、陇南之地交通不便，一回乡基本上与外地学人联系中断，他的著作难以流通，书也少有人借抄、借阅。

三、当时阶州刻印不便，而且因为缺少知音，大约佺山先生也缺乏刻印的热情，只是希望藏之高阁，以待盛世，以俟知者。

四、陇南当川甘交界处，是军阀、地方势力争夺之处，土匪也多，所以佺山先生的藏书遗稿等一并长期封存，未能流传。而不想竟被和于污泥溺水，最后又付之一炬，即使想从中洗认一字一句，也已完全没有可能。

佺山先生是杰出的考据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他知道，只要有文字传于后，后代总会有人剖璞见玉，使其光华重见于世。果然，在他去世后一百二十余年即出现了新中国，天下安定，完全消除了军阀和地方势力的混战，消除了匪患，大西北无论在交通还是经济、文化方面都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他去世一百五十来年之后的这三十年中，传统文化得到空前的重视。他的著作、他的藏书如留到这个时代，那就成了陇南、成了甘肃的瑰宝。其实只要他的文稿能留下来，就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甘肃学术研究的思想与精神的资源。但他没有料到竟被处理得那样干干净净，只字无存！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好在佺山先生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收集起一些来。仅这一些，已经可以看出他学术积累之深厚与眼界之敏锐。

关于佺山先生学术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冯国瑞先生对有关问

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于邢澍《守雅堂稿辑存》云：“澍之治学，博及四部。”并说：

其遗文一卷，而甚精核。若《两汉希姓录序》，发明考族辨氏之典，所关甚大，实开张澍《姓氏五书》之先；《跋资暇录》考定是书作者实为李匡文而非匡父；《复孙渊如论刘子书》，考定刘子为刘昼而非刘勰，皆足以订《四库提要》之误。《彤管解》一篇，论证古有毛笔，以申毛、郑旧义，而驳宋以来后起之说，皆义据谛当，足成定论。篇帙虽少，而要言不烦。文章之可传与否，本不以多取胜也。陇右乾嘉学者，允推二澍为人伦领袖。张氏少于邢氏二十二岁，^①年辈较晚，所辑《二酉堂丛书》，及自编《养素堂诗文集》校刻精善，卷帙丰盈，故世人知之者为多。其实二澍并以博瞻闻于时，皆朴学有文之士，又未容妄为轩轻也。

则可为定论。赵俪生先生和李鼎文先生也各有专文进行介绍与评价，全面而精当，漆子扬同志的论文又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故这里关于仝山先生的著述、学术成就与创作不准备多说。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从仝山先生留下来的东西里继承些什么。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应该重视：

一、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古代典籍，尤其重视辑存已散佚的古代典籍和金石文字。仝山先生辑《尸子》、《孙子》、《司马法》、《宋会要》等佚书，以期恢复这些古籍之旧，为古代文化的研究打好基础。为什么重视传统文献的整理呢？因为宋元两朝学风浮躁，文人或空谈性命，或以市井小说戏曲为娱，或以八股时文为能，评点之作也多陈词滥调，浮浅套语，缺乏真知灼见。做学问者，都只是以现存的材料为依据，无论说多少话，多少人撰为论著，都不出常见材料的范围，

① 此是根据张澍乡试时循俗例所报年龄言之。张氏六世孙张随纯先生家藏介侯公之神主，上书“乾隆四十一年岁次丙申十月初一日亥时生”。则生于1776年11月11日。是张澍小邢澍17岁。参李鼎文先生《清史稿张澍传笺证》，刊《甘肃师大学报》1964年第一期。

为学者缺乏深厚的根柢。学术的发展依靠两点：一为新材料的发现，二为研究手段的改进与更新。散佚的材料重新辑成，同地下发现新材料一样可以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因当时还没有考古挖掘之说，地下出土文字资料完全是偶然事件。所以佺山先生一着眼于辑佚，二着眼于金石文字。碑版、古铜器铭文为零散存在的书籍，汇集起来，可以解决正史之类书籍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些比史书更真实可靠。因此，佺山先生重文献，重辑录散佚的重要文献及金石文字，金石证史，在今日看来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实反映着一种比较进步的学术思想，同只在现存书中讨生活者不同。

二、关于山川道里、风物习俗重视实地考察看验。他在《恒水考》中说：“求之目验而信，证之经文而合。”他将此作为验证学术结论是否能够成立的标准。在《武阶备志序》中又说：“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说吴云逵撰《武阶备志》在历时三年成稿若干之后，“迨归故里，又登涉山川，博寻故老，访钟楼于古寺，拓碑碣于荒祠”，对其作法加以充分肯定。今之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家名此为“田野调查”，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其实佺山先生继承顾炎武参验耳闻目见以求实证的精神，一直在倡导这种作法。所以，他并不同于只在书斋中作学问的学者。他同时也是一位方志学家，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点。

三、特别关注陕甘文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滴水集》一条云：“嘉庆壬戌重阳后三日，访佺山大令于雒城官署，住宿东斋，于架上得此集，披阅再三，叹其学有本源，非蹈空逞辩者可比。而《宋史》不为列传，其事迹遂无考。”冯国瑞先生《佺山先生事迹考》一文引此，并云：“可知佺山所藏乡贤要籍不少。”此言是也。《武阶备志序》中言藏书三万卷，吴云逵藉之以成《武阶备志》，可知其所藏地方文献之富。其《关右经籍考》、《全秦艺文志》都是花很大精力汇辑的陕甘乡邦文献。一则他是甘肃人（清顺治以前兰州以东皆属陕西省），关心乡邦文献，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从他的一些论著看，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西北乃中国文化之根，周、秦皆发祥于西北

而统一全国，则周秦文化之很多难解之谜，当追溯至陕甘一带远古之史方能明白。再向上溯，炎黄皆起于西北，伏羲其人之有无，学者的看法不一，但以历来出土、发现古器物证之，远古之时西北该有较发达之氏族生活，应无疑问。就其当时状况言之，属渔猎时代，则称此时代为伏（庖）羲（牺）时代；一个时代总以氏族为组织，称此氏族为伏羲氏，应无大错；而氏族总有首领，则后人称该氏族之杰出首领为伏羲，应该亦无大错。远古之史渺茫，时代、氏族、氏族首领皆因其特征而符号化乃是一般规律。则西北为中国文化发祥之地，不容忽视。而自宋代以来中原及东南一带人文荟萃，都市繁华，西北渐行冷落，终变为荒僻落后之地。仝山先生作为一代杰出学者，也不会不想到这些。从其《跋晋书束皙传》即可看出其巨笔一挥扫除古史研究中附会俗说的气魄。其《两汉希姓录》正是着眼于汉代以前希见的姓氏，由之而考察从先秦时氏族血缘纽带体解以来姓氏的变化情况。其序中说：

古者族系掌于史官，故《周礼》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战国策》称“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是周末法犹未改欤？汉兴，不复行姓氏之典，公侯子孙失其本系。

他列举了东汉应劭《风俗通》以来一些言姓氏者及有关姓氏专书牵强附会、任意攀援，以至交错混乱、前后颠倒的事例。他批评汉代以后氏族、族姓记载混乱的论述，可谓入木三分。

其读书之细、之广、之能融会贯通，令人钦佩！文中再三感叹：“乃不胜其舛矣！”“穿凿附会，时或失之，良可慨矣！”“遗编散失，深可惜也！”他抱着正本清源的态度来看待过去的有关论著。

四、学问能融会贯通、以小见大。从仝山先生治学的路子来说，大体上属于浙西派。即张之洞《书目答问》谓“汉学专门经学家”的一派，同浙东派，即张之洞所谓“汉宋兼采经学家”有别。前者之末流往往至于抱残守缺，后者之末流往往至于疏空浅学。而其卓荦者，皆成一代大师。今所存文如《彤管解》、《长兴谢文靖公墓考》、《跋王昌龄诗》、《跋晋书束皙传》、《跋资暇录》、《跋李翰蒙求》、《又跋李翰

蒙求》、《跋古今苑》等皆不甚长。最长者《桓江考》一文，也不足2000字，然而解决历来史地家相沿之误，成不易之论。其他论学之书、序更短。然而广征博引、破疑解纷，力可千钧。如《复孙渊如观察论刘子书》，虽至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尚有人著书以证《刘子》为刘勰著，而杨明照先生、郭晋稀师都以为刘昼所作不当疑（海上有人寄书请郭师评，郭师婉拒之，并同我述及其看法，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事也）。《彤管解》论先秦之时已有笔，举《论语》“臣以死奋笔”、《晋语》“进秉笔”“臣以秉笔事君”、《曲礼》“史载笔”、《尔雅》“不律谓之笔”等例，又引《说文》：“聿，所以书之器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此皆从文献证之；又说：“《史记》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明笔与削为两事也。”又引《说文》“著与竹帛曰书”一句说：“竹可刻，帛岂可刻乎？”此从情理方面言之。从而驳历来自蒙恬方有笔之说。而二十多年前出土先秦时毛笔，证明了佺山先生之说的正确。可见，佺山先生治学之严谨与学术结论之可靠。其在《两汉希姓录序》中曾批评前人“昧于古义声音假借之故”，“罔知古字之通”，举例甚多，可见其治学并不同于墨守旧籍强为之说的一流，则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之章学诚也对他表现出钦佩之意，不是没有原因的。

五、从《南旋诗草》来看，佺山先生是能诗的。这部诗集时他在嘉庆二十三年秋，自通县乘民船沿运河南归秀水时所作，水路无事，得诗70首。但今存之诗，此之外所见者寥寥。一个可能是忙于政务和著述，与此不甚用心；一个可能是随作随失，不甚措意，也未刻印，因而散失。无论哪一种可能，都可以说明佺山先生处世之态度。他一到长兴，即重修箬溪书院，又修缮文庙，建乡贤祠，以振士风，正民俗，推行教化。他几次捐俸做公益之事，建桥梁，浚渡津，制止伐木烧炭毁坏山林之风，亲撰碑文，立制度以保护环境。尤其建留婴堂收留无人抚养的孤儿、弃婴。又在同善堂（箬溪书院内）设医局与药局，以利百姓医疗。就其作法言之，已与近代一些思想家的设想一致。这些都非平常人可以做到，也非平常人可以想到。此应为一生佺山

先生最看重之处。其次是研究学问,扫历史迷雾,且以端正学风。佺山先生所余东西虽不多,但确可以为做学问的典范。创作可能更在其次。虽然这样,他的诗的散佚,也是甘肃省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还有他的《旧雨诗谭》,我以位这是一部论朋友之诗的诗话之作。杜甫《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言过去遇雨也来,如今遇雨却不来了)。”故后人以“旧雨”代指老朋友。如宋代张炎《长亭怨》词:“故何许?浑忘了江南旧雨。”范成大《题请息斋六言》之八:“冷暖旧雨今雨,是非一波万波。”从《旧雨诗谭》应可以窥见佺山先生关于诗歌、关于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可惜今无处可见。

漆子扬同志在他同王锬同志合作的《守雅堂稿辑存》校点工作的基础上,又在十多年中尽力搜集有关遗作与有关佺山先生生平的资料。完成研究论文,又笺疏其诗文。他的《邢澍研究》,是第一篇以邢澍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对佺山先生的生平、交友、政绩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述,对其学术成就,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不少地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今将诗、文的笺疏稿与其论文合为一书出版。这是目前佺山先生论著的一个最完善的辑校本,又有笺释,便于阅读。书末又附有目前所可搜集到的有关佺山先生生平与著述的资料,也便于进一步研究与了解。我以为此书的出版,对突现陇人品格,弘扬陇右精神,激励我省学人的钻研与创新精神,对推动甘肃古代作家的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2008年3月25日

前 言

中国古代的学者总是比纯粹的文学家享有更为理想的政治地位,即使秦始皇大兴焚书坑儒的“文化革命”期间,像伏胜这样的儒家学者照样可以传播自己的学问,照样可以享受国家博士的崇高待遇。清代学者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优雅生活、学术成就,不仅让同时代的文学家垂涎不已,而且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文人梦境中的天堂。尤其乾嘉时期,朴学大盛,学术大师群星璀璨。在这灿烂的星河中,甘肃诞生了两位被学界尊为陇右人伦领袖的著名学者邢澍和张澍,他们是清代近三百年陇右文学和学术的双子星座。

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佺山、行一,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大约卒于道光十年(1830 年)。是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金石学家、诗人、藏书家、书画家,他在当时的文化圣地江南二十余年的学术仕宦生涯,打开了陇右通往关外的文化交流的大门。归里后,沉静寡营,著书自娱,以致卒年也无从确切考知。

据张廷济《瘞鹤铭》诗注、吴修《昭代名人尺牋小传》和《清史列传·文苑传》,邢澍有《守雅堂诗文集》,今原刊本不见于世。又据张廷济《感逝诗序》,邢澍有《守雅堂诗集》原刊本行世。而《南旋诗草》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邢澍唯一的诗集。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云:“《守雅堂文集》1 卷、《南旋诗草》1 卷,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刊,一名《守雅堂集》。”《守雅堂诗文集》,一名《安雅堂集》,共 2 卷,1 卷为诗集即《南旋诗草》,1 卷为文集,刊于嘉庆二十三年冬,今不传于世。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本《南旋诗草》1 卷,附《文集》1 卷,系

1936年据东莞伦氏藏本抄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抄本《南旋诗草》1卷,附录《文集》1卷,页码、字体都同国图本一样,但国图本的错别字中科本全都不误。两本应是同一人抄写,国图本在前,中科本在后。1938年冯国瑞先生将《南旋诗草》、《守雅堂文集》合辑为《守雅堂稿辑存》很可惜冯先生没有提到所据本子的情况。国图收藏的《守雅堂稿辑存》,书末有张铁弦、鲁日民于1961年4月25日手写的一段关于冯国瑞辑本的文字。

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所长彭铎教授主持下,制定了“陇右文献丛书”第一辑的整理计划。1986年,我从中文系毕业留到古籍所工作,所长郭晋稀先生具体指导我的学习工作。一年后他和副所长路志霄先生商定,让我和王锸同志点校整理冯国瑞先生编辑的邢澍诗文集《守雅堂稿辑存》,我负责《诗集》、《文集》的整理,王锸同志负责附录部分的整理。严格地说我们整理的是一部冯国瑞先生的著作,不完全是邢澍的著作。我们将冯本的卷二《文集》、卷三《诗集》列为卷一、卷二,在《文集》中增辑了《金石文字辨异序》和辑自《长兴县志》的《重建丰乐桥记》等8篇记,新增文章9篇。将冯本原卷一的《事迹考》、《著述考》和卷四《杂俎》作为附录之一;又从《清史稿》等辑录7条有关资料,作为附录二。

该书经李鼎文先生审订后,1992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整理本使更多的人读到了仝山先生的诗文作品,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邢澍及作品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文本,受到很多学者的好评。因为我们过于拘泥冯先生的体类,缺乏整理古籍的实践经验,整理本体例仍较杂乱,不够精严,留下了太多的遗憾。赵逵夫先生看到后,多次给我谈到整理本的缺憾,并要求我留心收集邢澍的遗作。他说只要发现邢澍的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都是莫大的贡献。先生积极鼓励我时机成熟时再重新整理编订一部比较精审、全面的邢澍诗文集,而且详细谈了具体编排的体例、方法、构想。

2001年,赵老师任文学院院长兼任古籍所所长;他邀请敦煌所、古籍所、中文系、历史系研究古代文史的老师,共同商定了“陇右文

献丛书”新的整理规划。所里决定让我承担张澍诗文的整理点校工作,并要我继续完成邢澍诗文的搜集注疏工作。此后我一直留心有关“二澍”的研究材料。前后发表了6篇关于邢澍的论文,收集了侄山先生2篇遗诗、5篇遗文、楹联2副、书法1副。为便于在地方的普及流传,我遵循赵老师的意见对诗文作了笺疏。

《南旋诗草》创作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秋邢澍和三儿子邢寿恺自通县沿运河至嘉兴途中,共70首,卷末有张廷济《南旋诗草后序》。《诗草》充溢着伤感旷达、平静随和的情绪,流露出政治的无情,功名利禄的虚幻短暂,浸涵着浓郁的缠绵悱恻的亲友亲情。

《守雅堂文集》,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卷9也说嘉庆间有原刊本,今不见于世。国图本、中科本《南旋诗草》附录的《守雅堂文集》计20篇,次序乱而无类。其次序为:《南江考》、《武阶备志序》、《桓水考》、《跋李翰蒙求》、《凉州上士印题辞序》、《重浚石塘》、《复孙渊如观察论刘子书》、《长兴谢文靖公墓考》、《和惠畴诗稿序》、《修长兴县志序》、《修长兴县城垣记》、《跋王昌龄诗》、《彤管解》、《两汉希姓录序》、《跋晋书束皙传序》、《望益轩记》、《又跋李翰蒙求》、《跋资暇录》、《砚耕堂记》、《跋古文苑》。冯本收录了《与吴思亭书》、《与张叔未书》和有目无文的《八砖精舍记》,比国图本、中科本多3篇,篇目次序参看我和王锬同志的《守雅堂稿辑存》整理本。《文集》集中反映了邢澍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

1989年我们整理邢澍诗文时,曾到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翻检,并致函国内有关省市地县图书馆、方志办、博物馆及大学图书馆,均未见有其遗作庋藏。2003年11月初,笔者在参加绍兴章学诚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曾到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图书馆查阅访求有关邢澍的资料,几无所获。

2004年8月初,受赵逵夫先生委派,我在成县南康乡书记马社平学弟、武都水帘洞小学杜东明先生带领下,到侄山先生家乡收集有关材料。8月2日,我们见到了邢澍八代孙邢果先生和邢彦芳女士。1990年,我曾和邢果先生的父亲邢子仪先生有过书信往来,邢子仪